

步
生
莲

六
无
宫
妃



华
楹
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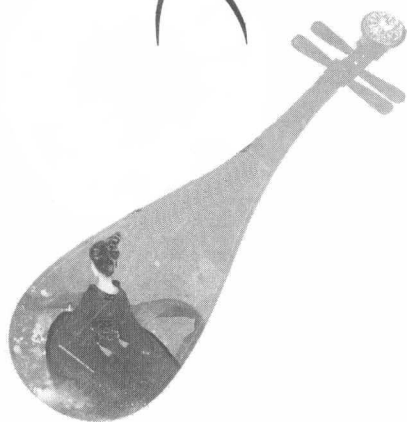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六宫无妃

步生莲

①

华楹
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北京



目录



第一章	夜长人奈何	• 001	第十三章	梦远君不知	• 085
第二章	犹记多情	• 008	第十四章	半掩珠帘	• 092
第三章	千山映雪	• 015	第十五章	风中絮	• 099
第四章	凝眸无限意(上)	• 022	第十六章	残更与怨长	• 107
第五章	凝眸无限意(下)	• 029	第十七章	孤灯寒照	• 115
第六章	锦书难托	• 036	第十八章	香印成灰(上)	• 122
第七章	一潭星	• 043	第十九章	香印成灰(下)	• 129
第八章	绕弦风雨急(上)	• 050	第二十章	琉璃脆(上)	• 137
第九章	绕弦风雨急(中)	• 057	第二十一章	琉璃脆(下)	• 145
第十章	绕弦风雨急(下)	• 064	第二十二章	鸾镜朱颜惊暗换	• 153
第十一章	心上秋	• 071	第二十三章	玉骨西风	• 161
第十二章	一帘风月闲	• 078	第二十四章	霜刃开	• 169

八宫天尺

中

第二十五章 斜月照帘枕 · 176

第二十六章 萤飞思悄然 · 183

第二十七章 雷转空山惊 · 190

第二十八章 损芳姿 · 197

第二十九章 潜隐苍波 · 204

第三十章 寒鸦数点 · 211

第三十一章 万年永固 · 218

第三十二章 金鳞开 · 225

第三十三章 玉楼空 · 232

第三十四章 今夕复何夕（上） · 240

第三十五章 今夕复何夕（下） · 247

第三十六章 留云意 · 255

第三十七章 别后两应同 · 263

第三十八章 钟鼓初长夜 · 270

第三十九章 星桥鹊架 · 278

第四十章 银灯生暗尘 · 285

第四十一章 朝云乱 · 292

第四十二章 风簇浪 · 300

第四十三章 云涛卷霜雪 · 308

第四十四章 引离樽 · 315

第四十五章 冰弦写怨语 · 323

第四十六章 东篱 · 331

第一章

夜长人奈何



冯妙近来整夜都在翻阅古籍，快到天亮时才能入睡。忍冬也一直都在陪着她，帮她更换蜡烛，添茶添水。可这些事情，一直在私下里进行，不好当着众人的面提起。

“姑姑不必介怀，这些事情问个清楚，原本就是应该的。昨晚我和婢女忍冬，一直都在华音殿，”冯妙从容不迫地回答，“我夜里睡不着，就点了支宫蜡，随便翻了本书来看。值夜的羽林侍卫，要是路过华音殿门前，都会看见昨晚的灯火光亮，姑姑叫人来问问就知道了。”

“点着灯火，人也未必就在华音殿里，”冯清坐在胡床上，脚尖点着地面，“也许有人故意夜里出去，却在自己的殿里点着蜡烛做遮掩呢。”她轻巧地一笑，对冯妙说：“我不过是平白想起来，并不是说姐姐，姐姐可别多心。”

她这样说了，冯妙也不好发作，踱步到另一侧坐下，跟冯清遥遥相对，只是隐隐觉得今天似乎哪里不对劲儿。这时，春桐从内殿出来，对崔姑姑说：“娘娘已经喝了安神的汤药，睡下了。万幸娘娘昨晚并没看见什么鬼影子，今天的精神也还好，请姑姑代为转告一声，让太皇太后放心。”

袁纓月刚好坐在冯妙身侧，用帕子遮住嘴低声说：“大清早的，却把我们都叫过来问这些有的没的，里面的这一胎，养得太不安生了。”她忽然想起件事，又接着说：“给姐姐的绣鞋，我已经做好了，鞋面上绣了并蒂莲花。昨天我把做好的绣鞋送到织染坊去了，让她们给整双鞋染一层浮色，会更好看的。她们做好了，就会直接送到姐姐的华音殿去。”

冯妙笑着答：“让妹妹费心了。”

略坐了片刻，奉仪殿的管事太监张右走进门来，向崔姑姑回话：“广渠殿外面的路，刚好通向内六局的宫女住处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青石路面上的鞋印早就看不清了。”张右已经在奉仪殿侍奉多年，做事稳妥，平常并不在内殿伺候，遇到要紧事时，太皇太后才会叫他跟崔姑姑一并出来。

“不过，”张右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靠近宫墙根处的泥土地面上，还留下了一排鞋印，从广渠殿东侧的宫墙下面绕了大半面，一直到西南角上，才消失不见了。”

张右的话适可而止，这条路线，正好经过昨晚诡秘人影出现的地方，出门倒药渣的医女，从东南角的小门出去，药罐子砸碎的渣滓，还留在那里没有清理呢。

崔姑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沉吟着不说话。冯清有些耐不住了，接口说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呢，请这位公公，去把那些鞋印子，随意拓一个回来，比对一下就知道了。再不济的，叫今天来这问话的人，也都各自去泥土地面上走一圈，要是鞋印子不一样，至少也洗脱了嫌疑。”

自从高太妃病后，内六局事务就由冯清打理，虽说大半事务都是交给内六局总管事去做，可冯清毕竟要在大事上拿主意，说话办事都比从前越发爽利。

她这么说了，崔姑姑自然不能驳她的面子，便叫张右去拓一张鞋印回来，向在座的宫嫔女眷告罪：“不是奴婢有意要冒犯各位娘娘，实在是太皇太后有严令，这次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恐怕要请各位娘娘待会儿挨个跟那印记比上一比。”

在座的女眷都赶忙点头应允，急忙说，能洗脱嫌疑是再好不过的。女子的脚，原本最是矜贵，不能轻易给人看。可一来只是比对鞋印，不需要裸露双足，二来此刻在广渠殿的，不是女眷就是宫女内监，也算不得什么外人。

不知道张右用了什么办法，不过一炷香时间，就拿了一张微湿的薄纸过来，一个女子式样的绣鞋印记，在上面隐约可见。那鞋印十分小巧，看上去不过巴掌大，鞋底上似乎还带着镂空的腾云纹，是只有宫嫔才能穿的样式。

冯清看了一眼，就冷笑起来：“好小巧的脚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姐妹。”她第一个走上前去，稍稍拉起裙摆，露出绣着海棠花的鞋面。冯清脚的大小适中，但是比起那张薄纸上的鞋印，还是很明显略大了些。

袁纓月、卢清然、王琬，都一一上前比对了，尺码都不合适。轮到冯妙上前时，她把裙摆微微提起，把脚上的绣鞋露出来，轻踏在那张薄纸旁边。隔着薄薄的绣鞋，只能看见她脚上的轮廓，纤细秀美。

冯妙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那鞋印的大小，刚好与她的脚一模一样。

“姐姐的脚倒是小巧可人，跟这鞋印很相像啊。”冯清探头看过来，像是无心的一句话，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

此时还剩下郑柔嘉没有上前比对，崔姑姑叹气说道：“请郑娘娘也来比对了吧。”几乎人人都已经认定，那脚印就是冯妙的。

郑柔嘉缓步上前，轻拉裙摆，也伸出一只绣鞋来。鞋面用光滑的软缎制成，半点装饰也没有，那只纤细的脚也十分小巧玲珑，跟薄纸面上的鞋印大小相仿。

有人轻轻地“咦”了一声，崔姑姑在冯妙和郑柔嘉的绣鞋上扫了几眼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

“姑姑明鉴，”郑柔嘉忽然开了口，“我有几句话想问这位公公，问过之后，再请姑姑回禀太皇太后。”她转向张右问道：“请问公公，外面的脚印，是平整清晰的，还是脚尖用力，后面却模糊不清？”

冯清有些不以为然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夜半出来装神弄鬼，自然要轻手轻脚地走路，肯定是踮起脚尖的。不料张右恭恭敬敬地答话说：“回禀郑娘娘，宫墙根下的泥土，夜里有些潮湿，那些鞋印都是前后用力均匀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这些脚印就不是我留下的。”郑柔嘉稍稍红了脸，“能不能请公公回避一下，我有办法可以证明给崔姑姑看。”张右躬身退出殿外，郑柔嘉见屋内只剩下内宫女眷，便扶着婢女的手坐下，拉下了自己脚上的绣鞋。

小巧的脚掌弯曲成新月一般的形状，显然是从小用布包裹，刻意纠正而成的。其他宫嫔没见过这样的脚掌，都好奇地探头来看。

郑柔嘉越发不好意思，却还是对着崔姑姑说：“我的生母出身不好，原本并没指望我能入宫为妃。想着将来要讨夫家喜爱，从小娘就教我跳折腰掌中舞。我这两脚，也是从小就用布包裹住，不让它长大。”

折腰掌中舞，据说汉朝时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，最擅长此舞，传闻赵飞燕身姿轻盈，能在男子手掌中翩翩起舞。后世流传下来的舞蹈，自然没有那么神奇，但是跳得好的人，也可以在一尺见方的高台上翩然起舞。要跳这支舞，最要紧的，除了腰肢柔软，还要有一双纤细小巧的脚掌。

“因为这个缘故，”郑柔嘉咬着嘴唇，却不得不在这么多出身不凡的女子面前，讲起自己的隐秘，“我走路时，总是用脚尖点着地，并不用整个脚掌用力。如果是我留下的脚印，只会脚尖清晰，不会整个脚掌都那么平整。”

卢清然发出“啧”一声惊叹：“好本事啊，折腰掌中舞，难怪皇上都为你折腰了。”因为上次侍寝被郑柔嘉半路抢先的事，她还在耿耿于怀。其他汉家女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，跟着意味深长地笑起来。

折腰掌中舞流传至今，早已经不是什么宫廷乐舞了，因为舞姿太过妖娆妩媚，名门闺秀都不屑于学习这支舞，只有要靠博得男人欢心生活的勾栏女子，才多擅长此舞。平日里郑柔嘉从不曾提起。此刻为了洗刷嫌疑，不得已之下才说了出来。

鞋印平整……冯妙顾不上细听别人的讥讽，注意力只集中在这几个字上。郑柔嘉已经证明了那绣鞋印记不是她留下的，那么现在，嫌疑最大的就只有她自己了。她脑中骤然一醒，也走到崔姑姑面前：“我也有件事，想请姑姑回禀太皇太后时，一并如实禀明。”

“前几天，袁妹妹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双旧鞋子，比照着帮我缝制新鞋，”她向袁纓月看了一眼，“我自然不会怀疑袁妹妹，可袁妹妹把鞋子送去织染坊染色了，说不定有人拿了我的鞋子，故意留下那些印记。”

她直视着崔姑姑的双眼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虽然我不知道是何人做的，但是这人居心叵测，想要让人怀疑，我有意刺激高姐姐，让她精神不济、不能顺利生下孩子。请姑姑派人去织染坊，取来那两双鞋子比对。”

她故意说得严重，怀疑她的动机，就是怀疑整个冯氏的动机。太皇太后手里已经有了皇长子，她吃不准自己是否会在此时被太皇太后放弃。

崔姑姑命人叫来张右，派他带人去织染坊，取回冯妙的鞋子。

等待的间隙里，袁纓月走上前来，泪光盈盈地握住冯妙的手：“姐姐……果真是那双新做的鞋子，被人拿去冒用了吗？我……我原本是想在姐姐面前尽点心意，没想到给姐姐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……”

冯妙向她浅浅淡淡地笑一下：“我知道，要是有人别有用心，怎么躲都躲不过去，妹妹不要自责。”袁纓月的眼泪和话语，她并不完全相信，只是她一向与袁纓月交好，眼下又没有切实的真凭实据，总不好平白攀扯到袁纓月身上。

张右去了不久，就匆匆返回，手中却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拿回来。他的品级在崔姑姑之下，十分客气地向崔姑姑回话：“织染坊的人说，那双鞋子，昨天一大早就已经染好了，叫人送到华音殿去了。只不过送去的时候，冯娘娘刚好出去了，就交给了门口当值的小太监。”

冯妙为了养着嗓子，每天都只在清早出门散步，可以避开正午时的燥热，气息也湿润干净些。

“我并没接到织染坊送来的鞋子，”冯妙对张右说，“麻烦公公再跑一趟，把华音殿门口当值的小顺子叫来，问个清楚。”

张右自然不能拒绝，带了人匆匆赶过去。小顺子被张右带来时，手里捧着一个锦盒，双膝下跪递到冯妙面前：“娘娘，昨天清早的确有人送了这个来，说是给娘娘新做的绣鞋，连着一双比照尺寸的旧鞋都在里面。后来换班的时候，忍冬姐姐叫我去打扫小厨房，我就把这事给忘了……”

掀开盖子，锦盒里用一块薄柳木隔开，分成两半，各装着一双鞋子。其中一格是袁纓月做好的崭新绣鞋，另外一格是上次拿走的旧鞋子，已经清洗干净，

放在里面。锦盒里还撒了些香粉，一打开便闻得到。

张右向冯妙道一声“娘娘恕罪”，上前提起那双新鞋子，平底上沾染了一些污泥。他细细看了半晌，转身对崔姑姑说：“这鞋子的尺寸、鞋底的花样，的确跟广渠殿宫墙下那一排鞋印一模一样。”

崔姑姑面上露出几分无奈，对冯妙说：“毕竟这是娘娘的鞋子，又是在娘娘宫里找出来的，并没有流落在外面，还要委屈娘娘，这几天暂且留在华音殿，不要出去。奴婢会向太皇太后禀明一切，请她老人家定夺。”

冯妙点头答应：“有劳姑姑转达，我自然相信太皇太后的圣裁。”

回到华音殿时，门口已经多了一排侍卫，那是专门看守禁足妃嫔的。忍冬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娘娘昨晚整夜都没有外出，分明是有人拿了娘娘的鞋子去，故意留下那排印记，娘娘怎么也不为自己辩白几句？”

冯妙轻轻摇头，如此明显的事，太皇太后不可能看不出来。只不过形势逼人，如果当时不对她禁足，恐怕别人会私下议论，太皇太后偏袒自己的侄女，有意让有高氏血脉的孩子不能生出来。

更何况，鞋子先送去了织染坊，然后送来华音殿门房。织染坊里的人，都是予星小心挑选过的，还算可靠。此时若是大张旗鼓地去查，反倒平白让那些人冷了心，倒不如顺其自然，把织染坊也当作自己人看，一来二去，她对织染坊的掌控，就更牢固了。

禁足令下了两三日，也不见太皇太后有什么旨意。华音殿中一应的饮食用度，都由看守的侍卫传递进来，连忍冬也不能出去，不知道外面的风声。

到第三天，之前从知学里拿回来的两卷《周礼》，都已经看完了。冯妙百无聊赖中，又翻出从前看过的《史记》来看。随手一翻，刚好就翻到了《刺客列传》这一节。这一段的书页，明显比其他地方污损些，显然是平常翻看得更多。

冯妙看着书上的虫蚁似的字迹，渐渐有些神思缥缈。小时候被关在王府小院里，不能外出，她就只能读书取乐。每每读到《刺客列传》，她就格外羡慕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游侠。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，这该是何等快意的人生？

可惜她自己头顶上的天空，永远只有院墙围起来的那么大。就算果真放她到外面去，她一个弱质女流，也做不成什么侠客。依稀间恍然想起，她曾经称赞过一个有侠客的风度。那些句子，现在想起来，也还就在嘴边，一个字都没有忘过。

夜幕深沉，她被绑住双手吊在树上，面前是凶神恶煞的老太监。心慌意乱间，有人翻过院墙，带她离开。伏在他背上，跟着他一起跃过那些平日高不可攀的宫墙，好像肋下果真生出一双翅膀一样，在夜空中自由地飞翔。

“只盼将来你也遇着个人，爱不得、恨不得，生生消磨了你这一身脾性。”

那时，她年纪尚小，不懂人世间的情爱，说出这些话来毫不脸红。现在想起来，却觉得整个身子都跟着热了起来。他应该看见了那根断成两截的簪子，也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所以再没有出现过。
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记忆像零散的碎片一下子涌进脑海，刺得她微微发疼。她忽然明白了，做好那张粉笺时，为何会提笔写下那样的字句。甘织宫的大门，在她身后轰然合拢，不仅仅隔断了她与往昔岁月的牵连，也隔断了她一段没来得及开花就凋零的少女情思。

门扇轻开的声音，打断了冯妙的沉沉思绪。忍冬提着灯笼进来，剔亮烛火，带着几分怨气说：“外面的侍卫，见咱们殿里灯火昏暗，探头探脑地直往里看，生怕娘娘盛宠之下突然禁足，一时想不开，有个什么好歹。真是些没见识的……”

冯妙哑然失笑：“这么点小事，就值得寻短见吗？要是这样，我早就死了十七八回了。”

忍冬也忍不住笑了：“娘娘说的是，谁还能没个不顺心的时候，甘织宫那样的地方，娘娘都走出来了，眼下这点小事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两人都睡不着，冯妙干脆叫忍冬也脱了鞋子，坐到床榻上来，把层层帐幔垂下，一页页地读史书给她听。忍冬听得似懂非懂，时不时地问出些别出心裁的问题来。

刚好读到汉朝初年吕后专权这一段，忍冬皱着眉问：“那个年轻的皇帝，不就是吕后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呀，吕后何苦还要急着让年幼的皇后生养呢？”

“因为毒杀赵王如意的事，惠帝刘盈跟吕后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，再加上吕后手段凌厉，惠帝却生性仁慈，时间长了，难免分歧更大，对吕后来说……”冯妙耐心解释，话到一半却突然顿住，后面的话，生生说不出口。

对吕后来说，已经成年的儿子，哪有襁褓中的幼儿容易控制？

冯妙骤然心惊，脊背上蹿起一阵忽冷忽热的汗意。自古天家无父子，对掌权的太皇太后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太皇太后手里，握着皇长子，如果高照容也生下儿子，高太妃就可以抚养这个幼子，慢慢与太皇太后周旋。

此前零散无序的碎片，忽然一片片拼合起来。高太妃要想抚养皇子，最好的契机，便是高照容在诞育皇子时死去，只留下一个幼儿。可高照容，显然并不甘心听凭高太妃摆布。

高照容的噩梦、惊恐，甚至险些小产，都是为了把众人的目光引到广渠殿去，不给高太妃悄无声息下手的机会。太皇太后去看望她时，她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至于最后这次出现在广渠殿外的鬼影，则是有人顺水推舟，要置冯妙于死地。

忍冬抬眼看着冯妙，见她脸色变幻不定，额角渗出些汗来，赶忙拿绢子来给她擦去，又急忙忙地要换薄些的被褥来。

“不用了，”冯妙按住她的手，“你去取纸笔来，我要抄一段佛经。”

“这都快子时了，娘娘想抄什么，明天再抄也是一样的。”忍冬好言劝她，想叫她早点休息。方才听她读书，不过是想引着她说几句话，免得她心里烦闷。这会儿见她脸色又见潮红，心里又后悔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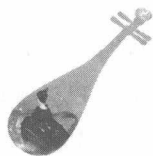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没事，不过这字就要趁着眼下写，效果才好。”冯妙执意坚持，提笔抄写了几篇《法华经》。写到天快亮时，已经有些气力不济，头昏眼花，却仍旧坚持着写完了。

她叫忍冬把这经文拿给门口的侍卫，请他们去禀明皇上，说是月中快要到了，想烧几篇经文给贞皇后，略尽尽心意。忍冬猜不透她的用意，可还是照做了。她自小在宫中当差，刻意起来，嘴上像抹了蜜一样甜，一口一个“侍卫大哥”，哄得他们答应了去禀告一趟。

那些侍卫也知道冯婕妤最得圣宠，禁足以前可以自由出入崇光宫，才肯替她们跑这一趟。

等了一天没有消息，忍冬就有些急了。到傍晚时，冯妙却叫她早些去睡，把寝殿的门留一道缝，不必闩起来。她自己点了一支宫蜡，握着书卷斜倚在美人榻上翻看。

第二章 犹记多情



过了子时，冯妙迷迷糊糊地睡过去，恍惚间似乎有只手覆盖在她额头上，心口却沉沉的，像压着块巨石，怎么都醒不过来。冯妙挣扎着想要翻个身，双手握住了额头上的手，拉着它贴在自己侧脸上。

那手有力而温厚，带着长年习武的人惯有的握力，冯妙用侧脸在那只手上蹭蹭，像乖巧的小兽一样，恨不得整个人蜷缩过去，伏在那只手掌心里取暖。那只手就任由她拉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似乎只有夙弟，肯让她这样拉着，可夙弟的手十分柔软细腻，像女孩儿家的柔荑一样，不会这样带着薄茧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人的手也是这样的，夜色里带着薄薄的茧，稍稍用力就可以把她牢牢握住。

冯妙往那只手上贴去，口齿间含混不清地呢喃。那软软的声调，尾音微微勾起，像小兽毛茸茸的尾巴，一下一下，直往人心尖儿上扫去。哪怕她此刻开口要天上的月亮，也叫人愿意摘给她。

忽然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放在胸口处的书掉落在地上。冯妙骤然惊醒，慌慌张张地松开了握紧的手，定了定神才看清站在美人榻边的人。

“皇上……”她从美人榻上坐起，低垂着头问安，“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怎么也不叫人……婢妾失礼了。”

她鬓边的发丝松散下来，低垂在她侧脸上，面上还带着刚从小睡中醒来的迷离慵懒。拓跋宏紧盯着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睡着的样子，像个娇小的婴儿，从生动灵活的五官上就依稀猜得出，她梦见了什么。一时眉头微蹙，嘴唇紧紧地抿着，一时又无声无息地绽开一抹笑意。那才应该是她本来的样子，慧黠灵动，娇

俏妍丽。

可她一醒过来，就全都不一样了，恪守着妃嫔的礼节，像被剔去了酸味的梅子，只剩下甜腻的果肉，无端让人觉得少了魂魄精髓。

冯妙站起身，到书案前斟了杯水，双手捧到拓跋宏面前：“来不及准备茶水，皇上先喝杯水润润喉吧。”她几天都没有睡好，脸色有些泛白，被轩窗外涌进来的风一吹，身上便打了个冷战。

拓跋宏握住她的手，往前一拉，整杯水都泼洒在地上，打湿了脚上的绣鞋。惶惑之间，冯妙听见拓跋宏的声音近在咫尺：“你不是花了心思要朕过来吗，怎么来了你又不好好招待？”

冯妙一怔，心里想好的话，就说不出口。原来他都看出来了，她抄经抄了整夜，故意把清晨气力不济时抄写的两张，叫人送去崇光宫。若是他心里还有一点情意，就该看得出那张佛经笔力虚浮，至少会派人来华音殿问一声。

她和忍冬都不能出华音殿半步，要是这几天广渠殿都再没有鬼影出现，就坐实了是她装神弄鬼。可只要有人来，她就可以想办法，再叫那鬼影出现一次，对她的怀疑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
她的沉默，让拓跋宏越发心头不快，语气不经意地加重了几分：“没什么事，朕就要回去了。”

“皇上，”冯妙扯住他的衣袖，好不容易才引了他来，哪能在此时放弃，“嫔妾是想对皇上说，嫔妾并没有在广渠殿装神弄鬼，是有人拿了我的鞋子去，留下了那排印子。请皇上……还嫔妾一个清白。”

她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，手捂在唇上，咳了几声。刚才躺在小榻上，并没想着要睡，连被子也没盖，只穿了一件单衣，大概吹了点风，这会儿头有些沉沉地发昏。

拓跋宏抬手，想在她背上轻抚，却在半空生生顿住：“朕还你清白，总该叫人心服口服，你有什么证据，能说服朕？”

“没有，”冯妙坦白地摇头，“安排这事的人，计算得恰到好处，不露声色地用了我的鞋子。要是真的发狠去查，也未必不能查到，可我也会因此而失去对织染坊的掌控，得不偿失。”

她还记得，拓跋宏不止一次说过，他需要钱财来支持他的变革和帝业。只要一两年时间，织染坊就会有可观的进项。但这些话，她不能说出来，更不能让拓跋宏知道，崇光宫的迷香对她无效，她不止一次无意间听见了拓跋宏与臣子的谈话。

拓跋宏冷笑一声，语气间有浅淡的讥讽：“你倒是把朕给你的东西，抓得挺牢的。”这世上只有得不到权势的人，没有不爱权势的人，他深深明白这道理，

才会把织染坊交给她管，让她在后宫中有个安身立命的依靠。

“皇上的恩赏，嫔妾自然应该奉若至宝。”冯妙不想惹怒他，尽量说得平淡，“更何况，还嫔妾一个清白，对皇上也有好处。嫔妾被禁足，就不能去知学里，上次拿回来的几本《周礼》，已经看完了，还需要再拿几本新的回来。”

这个时候，她竟然还想着要去知学里，跟王玄之的见面……拓跋宏忽然笑了，一把拉过冯妙，伸手解她小衣上的扣子：“朕可以还你清白，哪怕为你颠倒黑白都行，可你是不是得报答朕？嗯？”

他笑起来时，五官朗朗如春日的骄阳，可手上的动作，却带着一股急躁。那扣子是用细小的银珠子坠成的，原本就有些难解，拓跋宏钩了几次，都没能解开，索性用力狠狠一扯。银珠子掉在地上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，嫩如葱白的皮肤裸露出来。

拓跋宏抬手分开冰纹帐子，把冯妙压在床榻上，往她脖颈间吻去。冯妙闭上眼睛，稍稍别过头去。这细微的动作，让拓跋宏略带急切的动作顿住。他手臂一伸，拿过书案上摇曳的宫蜡，点燃了桌上的铜镏金奔马灯台。灯台内的油“呼”一下烧起来，把整间屋子映照得亮如白昼。

灯火之下，冯妙的脸色越发苍白。拓跋宏扯开床帐，扭着她的脸，逼着她看向床榻边的燕雀衔花铜镜。铜镜中映出她纤细柔软的身子，被扭成一个羞耻的姿势，绷直的足尖抵在帐钩上。

她从没受过这种羞辱，眼中一热，就滚下泪来。拓跋宏吞去她腮边滚落的泪珠，动作却越发粗暴。冯妙第一次觉得，天亮得这样慢，在无休无止的撕扯纠缠中，轩窗外天幕上的墨色，才渐渐变得浅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忍冬早早在小厨房里准备了粟米粥，可一直等到巳时，也没见冯妙传唤她。内殿中寂静无声，忍冬试探着叫：“娘娘，您起了没有？”

室内没有回应，忍冬推门进去，床榻上却没人。她疑惑地转头，正看见冯妙胡乱披着一件外衣，缩在角落里，抱膝坐在地上。她大睁着眼睛，空洞无神地盯着脚尖。

忍冬吓了一跳，赶忙走过去扶她：“娘娘，地上凉，别冻坏了身子。”

冯妙借着她手腕上的力站起来，可脚下虚软，整个人又要跌倒，勉强扶着书案才站住，缓缓坐下去。

“娘娘，”忍冬看得心里发酸，“这次不行，再想别的办法。就算什么办法都不行，也不过就是禁足而已，吃喝穿用都有人送来，有什么了不得的……”

床榻上一片狼藉，冰纹帐子垂落在一边。冯妙低头凑到碗边，喝了一口粟米粥：“皇上已经答应我了，这里的禁足令，很快就会解了。”忍冬傻愣愣地站在

一边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冯妙又说：“把床榻上的被褥都撤了，换新的来。”

冯妙被禁足的第六天晚上，广渠殿的医女夜里出来倒药渣，又看见了白影一闪而过，“倏”的一下跳上墙头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医女吓得尖叫不止，连在冯清住的顺和殿留宿的皇帝都惊动了。

拓跋宏大怒，命羽林侍卫严查，一定要把这个装神弄鬼的人给找出来。三天之后，羽林侍卫在广渠殿外，又看见了那道白影，因为有皇帝的严令，一路围追堵截，终于把那白影捉住了，送到皇帝面前。

二十几名羽林侍卫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抓住的却是一只滚圆的白猫。那猫夜里跑到广渠殿附近，不知怎么钻进了一件素白袍子里，一时找不到出口，便只能四下奔逃，跳上墙头时，衣袍垂下，远远看去，真有几分别像飘忽的鬼影。

猫儿送到奉仪殿时，刚好几位有品级的妃子正在陪着太皇太后说话。冯清瞥了一眼，便脸色煞白，因为捉住的那只猫，正是她一直养着的胜雪。拓跋宏把经过略略一说，太皇太后便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：“这小畜生，几次三番地惹祸，养着没用，倒白白浪费了一把好粮食。”

太皇太后话里有话，分明是在提点冯清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冯清脸上青一阵、白一阵，抱了胜雪回去。猫儿不知趣地喵喵叫唤，落在冯清耳朵里，倒好像连它也敢来嘲笑自己似的。冯清抬手在猫背上抚摸，捏到它背上最柔软的那块毛皮时，猫儿舒服得眯起了眼，冷不防被一支簪子刺进了肚子……

冯清恨恨地自言自语：“没用的东西，的确白白浪费粮食……”

太皇太后的口谕，很快就传到了华音殿，解了禁足令。忍冬喜出望外，连言语都变得轻松畅快：“折腾了一大圈，原来那鬼影就是只钻进衣袍里的猫啊。”

冯妙抚着额摇头：“你啊，什么时候能再多想一层，披衣裳的是猫，穿鞋子的可不是。”

忍冬露出几分羞愧、迷惑的神色：“奴婢的确想不大明白……奴婢也不明白，那白猫怎么肯那么听话，专门跑到广渠殿去……”

冯妙小口喝着热茶，慢慢地说：“我请皇上派人，在广渠殿外放了些姜芥草，厨房里常用这种草驱鼠，猫儿却专门喜欢这种草的味道，只要闻到了就会一路追过去。用这草引着猫儿钻进预先放好的白色衣袍里，猫儿吃了姜芥草以后，会像人吃了五石散一样，发热、激动，找不到出路，只能胡乱奔逃。反复几次，总归会被人看见的。”

讲起这些，她有些神情黯淡，“有了这只白猫交差，前面那次也就用白猫叼走了鞋子遮掩过去，要是真追究起来，只会让太皇太后面上难堪。”冯清可以陷害她，她却不能直截了当地反击，碍着博陵长公主的面子，太皇太后不会当真处

罚冯清，只会睁一眼、闭一眼地偏袒她。

忍冬叹了口气：“从前没进宫的时候，总觉得皇宫内苑一定就像人间仙境一样，可进了宫才知道，世上哪有什么仙境，不过是换了一种吃苦的法子而已。”

虽说当众抓住了一只白猫，可宫中有邪祟的流言，还是在宫女、太监中传开了。越是恐怖未知的东西，越是容易勾起人心底的好奇。太皇太后严厉呵斥了私下议论的宫人，甚至当场杖责了几次，还是无法禁绝流言。无奈之下，太皇太后只能从太庙召回了高清欢，为宫中驱除邪祟。

高清欢来华音殿时，冯妙不想跟他见面尴尬，只隔着帘子跟他说话。高清欢跪坐在帘外，上身微微前倾着问：“妙儿，你小时候在昌黎王府，有没有吃过一种叫月华凝香的药丸？”他用手比量一下：“比琵琶果略小一些，有浓郁的香味，可以滋养容颜。”

冯妙心里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妆台上看去，朱雀衔环掐金丝妆盒里，正锁着一枚月华凝香。可这秘密不能对高清欢说起，她摇摇头：“小时候吃过什么药，我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我前几天整理先皇留下的手札，发现了这个方子，”高清欢语气平淡，似乎有些失望，“月华凝香里，有零陵香和七叶一枝花，太武皇帝攻破北燕都城时，从皇宫地窖里配齐了方子上的珍贵药材，制成了二十一粒月华凝香。”

“后来，这二十一粒月华凝香，有六粒赏赐给了当时宫中位分最尊贵的左昭仪冯氏，有四粒赏给了后来得宠的冯贵人，也就是当今的太皇太后。还有一粒，先帝在位时给了上阳殿李贵人。剩下的十粒，后来都随着博陵长公主的陪嫁一起，去了昌黎王府。当年的北燕皇宫，已经被一把大火烧毁了，除去这二十一粒药，世上再也配不齐月华凝香了。”陈年旧事，零散在手札各处，高清欢却讲得娓娓不乱、清晰明白。

“你刚搬到华音殿时，我闻到你身上有零陵香的味道，曾经对你说过，不要使用这种香料。”他探身向前，手抓住鲛纱垂帘，几乎就要掀开帘子走过来，“因为零陵香和七叶一枝花，会使女子不孕，即使很少的用量，也能导致有孕的人滑胎。你把这种香料用在身上，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。可我那时不知道，你有先天的咳喘症，这两种药……都能平喘止咳，你……”

冯妙心口咚咚乱跳，手心里渗出细密的一层汗来。也许是被药物压住，她小时候并没有发过咳喘症，只是进宫之后，才渐渐发病的。如果月华凝香刚好能治好咳喘……她心里乱成一团，皇上不想要带有冯氏血脉的孩子，还不如一了百了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如果服用过月华凝香，诊脉可以诊得出来吗？”

“不能，”高清欢仔细思索片刻，才开口回答，“零陵香和七叶一枝花，都

可以做药用，在脉象上不会有什么变化。”

高清欢见她沉默不语，以为她担心自己的咳喘病症，声调也变得柔和起来：“妙儿，你不用担心，咳喘病症虽然不容易治好，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我会留意着，慢慢想办法。在我找到有效的药以前，原来的方子你先照旧喝着，至少可以让你不会发病太过频繁。”

“妙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有法子治好你。”高清欢慢慢松开手，碧绿色眼眸隔着轻薄的鲛纱垂帘，无声注视着另一端的窈窕身影。

“多谢你，不过生死有命，你也不必在这上面过分耗费心神了。”冯妙说不出缘由，只是隐隐觉得不安，不想跟高清欢有太多牵扯。她总是感觉得到，在他神秘清贵的外表下，是一颗过度危险的内心。

果然，在他起身离去时，冯妙听见他低声说：“我从来不信什么天命。”

这一年的闰月里，广渠殿高照容，生下了拓跋宏的第二个孩子，是个足月出生、健康可爱的男婴。民间传说，闰月出生的孩子，无法通过紫微星推算命运。所以这一生要么青云直上，如蛟龙出海；要么颠沛流离，断绝亲缘。

可在皇家，这是少年天子冠礼后择选的妃嫔里，第一个出生的子嗣。年幼的皇子还不能封王，可拓跋宏却下令大赦天下，减免一成的赋税，庆贺幼子出生，并亲自给他取名为恪。据说孩子出生时十分凶险，高照容差点因此丢了性命。拓跋宏一连三晚留宿在广渠殿，亲自照料昏迷的高照容，又晋她为修仪，等身子恢复过来，再行册封礼。

不知道是皇上有意如此，还是高兴得忘记了，高照容晋封为九嫔至今，还一直没有封号。虽说大魏后宫并不像南朝那么等级森严，前几任皇帝在位时，也曾有过妃嫔晋到了三夫人的位分，还终身没有封号的先例。可皇上一向喜爱高照容，不顾她在佛前发愿祈福，硬要纳进后宫为妃，又对她的孩子如此重视，却迟迟不给封号，未免有些奇怪。

有人说，皇上传旨大赦天下，分明就是庆贺太子出生才有的仪制。可也有人说，生母没有封号，皇次子的出身就永远压不过皇长子去。原本准备了厚礼，要去结交高氏的朝臣们，琢磨不透皇帝的态度，又悄悄削减了礼单。

皇次子的满月宴，更是极其奢华隆重。不但在扶摇阁宴请百官，还邀请了南朝和北地部族的使节。柔然部受罗部真可汗，专门派了自己的幼弟，为皇次子送上贺礼。除去金银器皿、牛羊马匹外，使者还特意带来了纯白玉瓶里盛着的一瓶水，指明是受罗部真可汗送给六公主拓跋瑶的。

自从下嫁给刘承绪，拓跋瑶就很少在宫廷宴会上露面，这只盛着水的玉瓶，就由拓跋宏代为收下，转交给拓跋瑶。柔然使者躬身对拓跋宏说：“可汗还有几